

唐詩答客難

張天健 著



學苑出版社

84

唐诗答客难

张天健 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广内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5 字数：410千字

印数：0001—3650册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0-903-0/G·489 定价：7.60元

目 录

前 记

第一 编

一、骆宾王的结局之疑.....	(7)
二、陈子昂的死因之疑.....	(11)
三、李白的死因之疑.....	(14)
四、关于宋之间杀死刘希夷之疑.....	(17)
五、杜甫的死因之疑.....	(21)
六、韩愈的死因之疑.....	(24)
七、黄巢的结局之疑.....	(27)
八、皮日休的下落结局之疑.....	(29)
九、关于花蕊夫人及其结局之疑.....	(35)
十、关于《长恨歌》杨贵妃马嵬被杀之疑.....	(41)
十一、关于“龙城飞将”之疑.....	(49)
十二、关于王之涣《凉州词》地域之疑.....	(50)
十三、关于李白《峨眉山月歌》地域之疑.....	(54)
十四、关于杜甫诗《八阵图》之疑.....	(58)
十五、“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在何处.....	(62)
十六、关于杜牧《赤壁》诗的“赤壁”之疑.....	(65)
十七、关于“二十四桥”之疑.....	(70)
十八、关于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巴山”之疑...	(74)
十九、李白诗《蜀道难》内容之疑.....	(76)
二十、李商隐《无题》诗内容之疑.....	(78)
二十一、李白《扶风豪士歌》中“扶风豪士”是什么人	

二十二、	关于《赠汪伦》中的“汪伦”是什么人……	(85)
二十三、	杜甫《赠卫八处士》“卫八处士”之疑……	(91)
二十四、	关于张祜、张祐辨疑……	(94)
二十五、	名诗《登鹳雀楼》作者之疑……	(95)
二十六、	关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阳关三叠” 叠法之疑……	(98)
二十七、	关于李白出生地之疑……	(103)
二十八、	关于王湾《次北固山下》重出之疑……	(110)
二十九、	关于唐诗“送行”多在傍晚之疑……	(113)
三十、	关于“捣衣”之疑……	(116)
三十一、	关于张继《枫桥夜泊》之疑……	(121)
三十二、	关于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之疑……	(130)
三十三、	关于元稹与薛涛情缘之疑……	(132)
三十四、	孟郊《登第》诗之疑……	(135)
三十五、	《琵琶行》本事之疑……	(138)
三十六、	杜甫《石壕吏》之疑……	(146)
三十七、	关于《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荔 枝采于何处……	(148)
三十八、	关于薛涛《题竹郎庙》的竹郎庙在何处……	(153)
三十九、	关于贾岛墓址之疑……	(155)
四十、	关于《傀儡吟》作者之疑……	(159)
四十一、	关于贾岛“推敲”之疑……	(161)
四十二、	韦庄《秦妇吟》讳因之疑……	(170)
四十三、	关于王维诗《相思》“红豆”之疑……	(180)
四十四、	关于“羌笛何须怨杨柳”之疑……	(182)
四十五、	关于孟浩然遇唐玄宗之疑……	(184)

四十六、关于李白《清平调》诗事之疑	(188)
四十七、关于杜甫《北征》、《咏怀》二诗之疑	(193)
四十八、关于杜甫《赠花卿》之疑	(196)
四十九、杜牧“十年一别扬州梦”之疑	(203)
五十、关于“折柳”赠别之疑	(208)
五十一、关于商女之疑	(213)
五十二、关于悯农诗“锄禾日当午”作者	(216)
五十三、关于杜甫诗《新安吏》之疑	(219)
五十四、关于红叶题诗之疑	(220)

第二编

一、唐初四杰	(227)
二、吴中四士	(237)
三、文章四友	(240)
四、珠英学士	(245)
五、大历十才子	(247)
六、七绝圣手	(256)
七、五言长城	(260)
八、芳林十哲（咸通十哲）	(265)
九、王罗	(270)
十、关于《全唐诗》	(272)
十一、关于唐诗的发表与流传	(276)
十二、关于李白、杜甫优劣论	(283)
十三、关于韩愈、孟郊优劣之争	(291)
十四、关于李白和徐凝庐山瀑布诗的优劣	(304)
十五、关于唐代诗人姓氏连称	(310)
十六、关于唐代以诗取士	(317)

十七、关于唐代早慧诗人	(321)
十八、唐代快手诗人和慢手诗人	(334)
十九、关于唐代高寿诗人	(337)
二十、关于唐代苦吟诗人	(339)
二十一、关于诗史	(346)
二十二、关于唐代歌诗	(349)
二十三、关于唐人选唐诗	(352)
二十四、关于王昌龄的一首佚诗	(360)
二十五、唐诗变体	(361)
二十六、关于唐诗人的名号	(363)
二十七、关于唐诗分期	(379)
二十八、“一字师”诗话种种	(384)
二十九、关于唐诗人写诗的特别爱好	(387)
三十、关于唐诗人编集题名	(394)

第三编

一、关于“上官体”	(403)
二、关于“初唐体”	(406)
三、关于“新乐府”	(413)
四、关于“元和体”	(425)
五、关于“长庆体”	(434)
六、关于“长吉体”	(439)
七、关于“香奁体”	(442)
八、关于律诗	(447)
九、关于律诗八病	(470)
十、关于“孤平”和“拗救”	(474)
十一、关于绝句	(488)

十二、关于“试帖诗”	(502)
十三、关于“应制诗”	(507)
十四、关于“边塞诗”	(509)
十五、关于“咏物诗”	(517)
十六、关于“寓言诗”	(519)
十七、关于“问答诗”	(522)
十八、关于“数字诗”	(526)
十九、关于“无题诗”	(535)
二十、关于“联句诗”	(538)
二十一、关于“谜语诗”	(550)
二十二、关于“咏史诗”和“怀古诗”	(552)
二十三、关于“叠字诗”	(555)
二十四、关于《宫词》	(559)
二十五、关于《竹枝词》与《杨柳枝词》	(563)
二十六、关于“杂体诗”	(575)
二十七、关于“歌行体”	(581)

·后记

前记

我结缘唐诗，忽忽已经十年。如果说有意于研究，时间还应在六十年代初，我就读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时。可惜的是那时常常君临于头上的各种干扰，以及国家困难而无法推卸的人人必须承受的压力。我是以相当克制的精神去遨游书海，用精神食粮去填充匮乏物质的肚子，渐渐有得于唐诗，也做了不少卡片。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这才知道过去的追求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文化大革命更把我下到被人遗忘的山乡，平庸使我清醒，耕教余暇，我或棋、或钓、或酒，乐天知命，如此而已！

中国天空一九七六年阴云荡尽，国泰时清，在“平庸的清醒”中又使我真正清醒，找回了梦幻的现实。翻检旧帙，手泽尚新。人在失去时光之后更觉时光可贵。从此，长冬短夏不够我的支遣，良晨月夜也没有我的余暇。自一九八〇年第一篇研究唐诗人孟郊的论文问世，年年不断，我写的唐诗论文陆续发表于一些大学学报和研究刊物。

盛年不再来，我并不象多思文人对时间的悲凉感慨，我坎坎坷坷的经历不愿在这有限的篇幅里言述。追求的痛苦和痛苦的追求组成了我的人生——一个结实的人生。我的人生是：失落、寻找、拾回。悲哀与欢乐与共。

十年默默过去了，尽管文囊羞涩，我纳时贤见解融个人所知，蚊力负山地撰结书稿，终于有这小小的有益于世人的成果，我没有虚度。

张天健于四川都江教育学院听雨楼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

第一编

唐诗，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中，它是一个独特的门类，它比任何时代任何文学形式为更多层面的群众所接受，所欣赏。正由于此，我这个治唐诗的普通一卒，也就有一些不同层面的爱好唐诗的文友，时有过从。长冬短夏，或则来寒舍夜访，或则约茶楼清话。过后，常常忆其事，谈吐撷芳，手抄笔录，时有吉光片羽。忽忽春秋数易，不觉鬓催二毛，积帙盈篇，条分缕梳，总为《唐诗答客难》三编。

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李白《古风·其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偶题》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一、骆宾王的结局之疑

问：骆宾王的结局是疑案吗？

答：是有多种说法。诗人骆宾王为婺州义乌（浙江义乌）人。七岁能诗，目为神童。他一生书剑飘零，沉沦下僚，初为道王府属，转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后从军蜀中，历任武功、长安主簿。高宗仪凤四年（六七九），擢任侍御史，为一生最高官职。不久下狱，遇赦得释。后任临海县丞，怏怏失志。光宅元年（六八四），宾王在扬州遇“唐皇旧臣”徐敬业，其时敬业起兵讨武则天，武氏大肆斥逐李唐旧臣，敬业以唐开国勋臣徐绩之孙，联络朝臣，举兵以恢复大唐为号召，应者云集。敬业军中书檄，皆出宾王之手。他曾为徐敬业草写《讨武氏檄》。檄文历数武则天的阴谋祸心，劣迹秽行，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收结，写得慷慨淋漓，感染力极强。传说武则天读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慨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她打听檄文作者是谁，左右答说是骆宾王。她十分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是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业兵败，骆宾王下落不明，纷纭传说，成了一桩疑案。其结局有三说。

一说，骆宾王被杀。《旧唐书·本传》载：“敬业败，（宾王）伏诛。”《资治通鉴·卷二〇三》载：“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新唐书·李绩传》载：“徐敬业与敬猷、宾王率轻骑遁江都……其将王那相斩之，凡二十首，传东都，皆灭其

家。”另外，尚有与骆宾王为世交的宋之间写过一篇《祭杜学士审言文》，文中说：“国求至宝，家献灵珠。后复有王杨卢骆，续之以子跃云衢。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宾王）则不能保族而全躯。”依上列诸种资料看，都证明敬业兵败后宾王被杀，后两条资料还说宾王不但身遭杀戮，而且累及全家与族人被诛。

二说，骆宾王投水自尽。唐人张𬸦《朝野金载》云：“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这里，投江是否真的，投江是否死了，成了问题。后人便又说宾王逃遁后，捕之不获，主事者只好以“投水报闻”（《骆临海集笺注》附录）

三说，骆宾王逃隐，或曰出家为僧。《新唐书·本传》载：“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此说与同书《李绩传》所述互相矛盾。徐敬业兵败约二十年后，唐中宗曾命郗云卿搜辑骆宾王的遗文，郗云卿于《骆宾王文集序》中云：“文明（六八四）中，与嗣业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宋人尤袤《全唐诗话·卷一》也云：“宾王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逃死。”都可能是《新唐书·本传》所祖。说骆宾王兵败后出家的为唐人孟棨，他在《本事诗》曾记一事：诗人宋之间一次在杭州灵隐寺玩月赋诗，他先吟两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一时无佳句可续。沉吟间，来一老僧，问其由，宋之间以实相告。老僧听后即说：“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并接连吟了十句诗，完了篇，句句精警。宋之间闻之惊异，叹服不已。次日专程拜访，谁料未见此人。问别人告诉说，老僧就是骆宾王。当徐敬业兵败之后，徐、骆两人逃遁，官军追捕不

及，但因惧失捕要犯朝廷加罪，便杀戮两个面貌大体与徐敬业、骆宾王相似者的头，用匣盛装，报送京师，竟也蒙混过去。以后即使官军知晓了徐、骆两人的下落，也因怕犯欺君大罪，含糊过去而不敢捕杀。据说骆宾王就是来此寺中落发为僧。还有一种说法是敬业后人传的，说骆宾王一直隐匿于今江苏南通一带。先逃后死，此据为明人朱国桢的《涌幢小品》所记载：明正德年间，江苏南通城东发现了骆宾王的墓，墓中人衣冠如新。这墓后来迁往狼山，遗迹至今尚存。至清代雍正年间有一个叫李于涛的人，他在《和邵干诗引》中自称是李绩的三十七世孙，谈及他们的家谱中记载说，“三十五世祖德慕公讳敬业者，起义扬州，讨武氏，不克。一时眷属逃窜几尽。三十四世祖尚庵公讳绸者，偕幕府骆宾王匿邗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又说，上述事迹“载之《家乘》最详”，这就是说敬业兵败之后，骆宾王与敬业之子同匿于邗之白水荡，以后骆宾王客死崇川。清崇川邵干曾证实崇川城东黄泥有骆宾王墓。骆宾王墓即是敬业之子所修建（见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附录》）。这后几种说法，虽不尽相同，然都以宾王未死于扬州兵败。实将《新唐书》中“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具体化。

问：这样说来，都有道理了，争论是肯定的，依谁的可靠呢？

答：你说得对。上述三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引起争论的是第一和第三两种，一种主死，一种主生，生死存亡各执所据，纷争不休。第二种类同谶语，也别无旁证资料据争，不很令人置信。

力主骆宾王兵败被杀的持论者认为，除《新唐书·本

传》说骆宾王兵败后“不知所之”外，其余均说骆宾王兵败被杀。正史昭然。但最有力的证据是宋之间《祭杜审言学士文》中的那句话。骆宾王与宋之间的父亲是同僚，又骆宾王诗集中还有三首赠宋之间的诗：《在江南赠宋五之间》、《在兖州饯宋五之间》、《送宋五之间》，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宋之间文中说骆宾王“不能保族而全躯”是很有说服力的。非常有趣的是，持此论者还批评孟棨《本事诗》所载之宋之间在杭州灵隐寺遇骆宾王月夜联吟之事为虚妄之说。因为如上所云，既然宋之间与骆宾王关系熟识如此，安能两人相逢时，竟有对面不识不疑之理？

可是，力主骆宾王兵败后逃死世间的持论者认为，孟棨《本事诗》所载，固有阙漏，但其中关于用假首级报送京师的说法，也并非言自无稽。王那相为了邀功请赏，或逃避罪责，作出以假乱真的事情，可谓情理中的事。因而，宋之间《祭杜审言学士文》中所谓力证的“不能保族而全躯”的一句话，焉知不是他在看了假骆宾王的首级之后才写下的呢？又假设说，宋之间即使在当时已看出首级是假的，为朋友计，也要言其真，不会说其假。以理推之，当时骆宾王家族遭害，或者有之；自身伏诛，可能非实。这样，以宋之间《祭杜审言学士文中》的一句话作为骆宾王被杀的力证同样也是不力的。再说，郗云卿是奉诏搜辑骆宾王遗文的官员，他对骆宾王的结局下落必是作过一翻周密的调查，他何以在《骆宾王文集序》中要否定骆宾王被杀的说法，却说骆宾王“因致逃遁”呢？此必非无因，那是慎之又慎载入史册的大事。可见郗云卿对王那相报送京师的两颗首级是否真的属于徐敬业和骆宾王，是持怀疑或则不相信态度的。还有据清人陈熙晋考证，除所传灵隐寺为宋之间续诗外，骆集中的《夕